

青盲

景旭枫

张海帆 佟睦 著

根据张海帆作品《青盲之越狱》改编

一座无法逾越的神秘监狱，一个冷静到冷酷的王牌特工，一个不可能完成的营救任务。

团结出版社

青

景旭枫

张海帆 佟睦 著

盲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盲 / 景旭枫, 张海帆, 佟睦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5126-0379-0

I. ①青… II. ①景… ②张… ③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1673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字 数: 500 千字

印 张: 26.5

版 次: 2011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0379-0/I.161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第一章

1

1947年，2月27日，17时53分。重庆，百万山。

此时正是黄昏，深山的林地里，一个二十来岁的人正踉踉跄跄、拼尽全力地奔跑着。他就是重庆地下党泗水线第三桩——代号“山鹰”。

在山鹰身后不远处，一群便装国民党特务牵着数条狼狗追来。

山鹰拼命地跑着，一边跑一边遏制不住地沉闷地咳嗽着。他一直用手紧紧地捂住嘴，这样使他奔跑的姿势显得极为怪异。突然，他摔倒了，松开手低头一看，手中满是鲜血，嘴里的血也不断地涌出，是黏稠得几乎发黑的血，他想捂住，但怎么也捂不住，像是呕吐一般，他拼命地吞咽几下，这才止住。

山鹰挣扎着站起来，踉踉跄跄地继续往前跑。后面响起一阵密集的子弹射击声，但没有打中。山鹰奋力翻下了山沟，下面是一条水流湍急的溪水，山鹰还在拼命地咳，此时，他的鼻孔和嘴角都涌出大股大股的黑血，异常恐怖。

山鹰已经跑到了溪水尽头，那是一处悬崖。他回头看了看身后的特务，用尽最后一点力量，一头跳下了悬崖，他的身后顿时枪声大作。

2月27日，夜，21时35分。重庆地下党泗水线联络站。

深夜，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坐在桌子前，火盆里正烧着一些重要文件。他就是重庆地下党员泗水线第一桩，代号“老海”。

外面传来了几声断断续续且不大的声响，似乎是有人在敲门。这声音在寂静的深夜里显得十分诡异。

老海停下手里的动作，侧耳听了听，那声音又没有了。他松了口气，但片刻，那声音又响了起来，这一次明显比上一次重——是敲门声！

老海迅速将手里的文件烧完，快步走到床边，拉开褥子。床铺下面是一把锯短了的散弹枪，老海“咔嚓”一声将子弹顶上膛，走到门口。此时，不规律的敲门声再次响起。

老海警觉地问道：“谁？”

没有人回答。

老海轻轻拉开门，并没有人。猛一低头，只见地上趴着一个人，正是侥幸逃生的山鹰。老海一惊，喊道：“山鹰！”

趴在门口的山鹰这时勉强抬起头来，只见他脸色发青，甚至眼睛中也有一丝暗青色。

老海：“山鹰，怎么回事儿？你……怎么了？”

老海伸手拉住山鹰，想把他拉起来，猛然间，老海发现山鹰的手臂已经中毒溃烂，恐怖至极。

山鹰一把抓住老海：“青……青……”

老海：“你说什么？”

“青……青……盲！”山鹰用仅有的生命燃烧成最后一句话，眼中的光亮被青色笼罩，头一低，气绝身亡。

2

2月27日，深夜，23时25分。重庆某停尸房。

漆黑之中，一盏吊灯点亮了，这是一个不大的屋子，摆了四张停尸床，两个男人站在正中的一张停尸床旁，都戴着礼帽，看不清脸，最前面是老海。

老海将床上的白布拉开，露出那死人的脸来，床上躺着的正是山鹰的尸体。山鹰依旧睁着眼睛，却已经没有白色，而是一种青色，脸上也暗青一片。

老海声音沉痛：“这是最近一个月回来的第四位同志。”

身材稍矮一些的中年人上前检查了一下山鹰的尸体，他是重庆地下党总负责人，代号“王老板”。

王老板：“死因查出来了吗？”

老海摇头：“没有，但症状和前面三个一模一样！”

王老板：“具体地点查到了吗？”

老海摇头：“也没有，不过山鹰临死前，说了一句话！”

王老板：“什么话？”

老海：“——青盲！”

王老板抬起头，看了看一旁另外一个人，两人交换了一个眼色。王老板回过头来，不露声色地沉默了片刻：“还要再派人去，必须要查到！”

老海痛苦地摇了摇头：“王老板，没有人了，我先后派了十七位同志，就……就回来这四个！”老海回过头，房间里除了山鹰，另外三张床上还有三具尸体。

王老板喃喃道：“看来，敌人已经把我们逼到悬崖边上了！”王老板回过头

来，“组织上安排的‘小猫’什么时候到？”

老海：“三天后，下午4点，朝天门码头。”

王老板点头：“好！从现在开始，停止其他一切活动，接应‘小猫’的行动将由我和A亲自负责，你立刻通知相关接站同志，明晚10点在三号地点会和，详细商议接站方案！”

“是！”老海说完迟疑了一下，似乎要问什么，但嘴唇动了动，没有说出来。

王老板：“有什么问题吗？”

老海迟疑地：“王老板，这个‘小猫’同志……”

王老板：“小猫同志是我党在这一领域的唯一专家，也是目前唯一能够帮助我们的人，所以后天的接站绝不能出任何纰漏！”

老海郑重地点头：“我明白！王老板，你放心吧！”

这时，在旁边一直没有说话的“A”走到山鹰的尸体旁边，凝神观察了起来。这个人三十来岁的年纪，身材颀长，目光如电，他便是在重庆地区唯一与王老板平级的中共独立级特工张海峰，代号“A”。他的掩护身份是国民党重庆军需供应处中校副处长。

A观察了一番，他注意到山鹰脚上穿的布鞋。A从旁边的桌上拿起了一只放大镜，仔细观察着那双布鞋。突然，A似乎发现了什么。放大镜下，布鞋的鞋帮与鞋底之间的缝隙中似乎夹着一个很小的、不易察觉的东西。

A拿起旁边的镊子，小心地慢慢将那片东西取出来，是一小片树叶。A从口袋中掏出手绢，将那一小片树叶小心地包好。

A将手绢递给老海：“想办法，查一下这片树叶的来历！”

老海：“是，我马上去查！”

3

三天后，1947年3月2日，下午，15时30分。重庆市朝天门码头。

码头上人来人往，到处是小贩的吆喝声，十分热闹，有轮船到岸，下船。一切显得风平浪静，没有任何异常。

码头上，化妆成小贩的老海在叫卖着香烟。老海旁边有一个干果摊，老海的手下“辣椒”正在照顾着摊位，两人不时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距离两人不远处的高坡上是一间叫做悦来茶楼的二层茶楼。茶楼二层一个雅间的窗台上摆了一盆花。两个人正站在窗口处，似乎有意无意地观察着外面的街景，正是代号叫“A”的张海峰与王老板。

王老板观察过环境，对A道：“看来一切正常，但愿今天的船不要晚点，否则对我们的接站行动很是不利。”

A：“现在是春汛期间，潮水很猛，下游过来的船时间上恐怕不好掌握。”

王老板点了点头：“是啊，应急方案准备好了吗？”

A：“都准备好了！”

王老板：“那就好。”

王老板坐回到桌子旁，给自己倒了一杯茶，A却没有动，继续在窗口观察着。此时，所有接站人员都不知道的是，就在王老板与A所在的悦来茶楼一号雅间隔壁，国民党重庆特调处的特务已经开始对码头开始实施全面布控。

二号雅间内，窗口处站着—个身着便装的中年男人，拿着望远镜正在观察街道，此人正是国民党重庆特调处处长李圣金。

敲门声响起，—个身穿中山装的男人毕恭毕敬地走上前来，他是李圣金的左膀右臂任达强。

任达强上前道：“李处长，按照您的吩咐，—共设了三道卡子，码头全部控制住了。除此以外，我们还控制了中山路、襄阳路和李子坝三个街区，全都滴水不漏，—次，共匪恐怕是插翅也难飞了！”

李圣金放下望远镜：“好！据可靠情报，此次共匪在码头上将有重大活动！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

任达强：“卑职明白！”

李圣金满意地点了点头，又拿起望远镜，向下望去。透过望远镜的镜头，可以清晰地看到码头上负责接站的老海。李圣金放下望远镜，冷笑了一声：“任队长！”

任达强：“卑职在！”

李圣金：“叫你的人马上控制住百子湾和关公庙的所有制高点，将这两个区给我严格监视起来！”

任达强疑问：“李处长？”

李圣金用手指了指下面远处的码头：“码头上那个烟贩子，你看到了吗？这个人有重大嫌疑！”

任达强恍然大悟：“卑职明白了，我马上去安排！”

五分钟后，码头附近—条台阶上的街边，—个卖切糕的摊位上冲过来两名便衣。便衣快步走到卖切糕的老人身前，低声说道：“老头儿，你的摊子借我们用—下！”

老头儿—愣：“你们……是什么人？”

这时，便衣的枪已经顶在了老头儿的腰里，老头儿呆住了：“好好！你们用，你们用！”

便衣：“把你的围裙脱下来！”

老头儿：“是，是！”

老头儿顺从地脱下了围裙，便衣换上衣服，站在摊子边，抬起头望向另外—边的二层小楼。二层小楼的阳台上，—个女人正在晾衣服，猛然间，—名便衣闪身上了阳台，女人“啊”地—声尖叫，那便衣上来将女人的嘴捂上。

便衣：“别叫，我们是特调处的，借你的屋子用一下！只要你配合，不会伤害你的！”

女人慌乱地点了点头。那便衣一使眼色，另外两名特务冲上了阳台，躲在晾好的衣服后面，观察起远处的码头来。

码头上一切依旧正常，丝毫感觉不到几条街外的那种紧张，老海还在悠然自得地卖烟。

老海走到卖干果的摊子边：“辣椒，生意怎么样啊今天？”

辣椒：“还行还行，抗战胜利了，生意也好做了啊，呵呵！”

老海：“谁说不是呢！”随后马上小声说道，“船马上就到了，做好接应准备！”

辣椒低声：“明白！”

两人抬起头来，只见远处的江面上，一艘轮船已经渐渐靠近了朝天门码头。轮船上，乘客都挤到了船边，眼望远处朦朦胧胧的重庆市的山峦轮廓，指指点点。

此时，代号为“小猫”的刘明义也站在人群之中。他是一个看起来极为平常的男人，看着倒像是个教书先生，穿着四十年代再寻常不过的知识分子的旧式西服，没打领带，穿着棕黄色的厚重大衣，提着一个半大的箱子，显得风尘仆仆。

船员摇着大铃铛走过来：“到站了啊，大家不要乱，看好自己的东西啊！”

轮船的汽笛声再次响起来。

4

悦来茶楼的一号雅间内，A端起了茶杯，掀起盖子慢慢吹了吹，喝了口茶。耳边码头上的汽笛响起，颇为悠扬。

A喃喃自语：“好茶啊！好多年没喝到这正宗的南方来的龙井了。”

王老板一笑：“是啊，都是小鬼子闹的，现在小鬼子被打走了，只不过我们还要面临一场更严峻的战争了！”

A点了点头，没有再回答。

王老板看了看表：“时间差不多了，通知下面的同志们，开始行动吧，准备接站！”

A放下茶杯，走到窗口前，就在A的手放到了花盆上之际，A突然一怔——只见街角原本卖切糕的老头儿已经不在，换上了两个彪形大汉。A迅速再看街道上其他的情况，不远处，阳台上晾衣服的女人也不见了，阳台上挂满了衣服，衣服与衣服之间似乎被人用手撑开……A的眉头拧紧了。

王老板走上前来：“怎么了？”

A没有回答，王老板向外望去，立刻明白，伸出手一把将花盆推倒：“快！我

们马上下去!”两人快步离开房间。

就在王老板推倒花盆的一瞬间，码头上的老海和辣椒已经看到了。

老海：“坏了！有敌人！”

辣椒：“老海！赶快想别的法子！”

老海摇头：“来不及了，我们肯定都被监控了！”老海思索片刻，依旧显得很平静，“这样吧，我去码头闹事，只要能让小猫同志看到就行！你赶快收拾摊子走，小猫见你不在，肯定就明白了！”

辣椒：“不行，我们一道去，我掩护你！”

老海看了看远处的码头，已经开始下船，时间已经很紧张了。

老海：“来不及了！辣椒，你快跑，能跑一个是一个！快走！”老海说完，背着烟箱子快步离开了。辣椒愣了一下，赶快收拾摊子。

码头这边，轮船已经靠岸了，刘明义混在下船的人群中，挤出了检票口。

老海背着烟箱子迎了上去，刘明义混在人群中远远地走了过来。突然，老海一把抓住旁边一个路人，同时，手里拿了一张假钱。

路人：“干啥子喽！”

老海：“瓜娃子的，给我假钱！”

老海拉扯住路人的衣领。

路人：“郎个？哪个给你假钱了？”

老海：“你还想赖？你还我钱！”

两个人扭打起来，路人纷纷驻足围观。

人群中的刘明义警觉了，他看了看老海，老海根本不看他，拼命喊着：“假钱，假钱！你这个骗子！”

刘明义迅速往对面街头望去，只见那个卖干果的摊位已经没人了。刘明义眉头一皱，回头看了看那个闹事儿的烟贩子，顿时明白了，马上转身向另外一个方向走去。码头上一片混乱。

悦来茶楼二层的二号雅间内，李圣金和任达强都看到了这一幕，二人都是一愣。

任达强：“李处长，共匪好像察觉了！”

李圣金皱眉不语。

任达强：“我马上下去，把那个卖烟的抓起来！”

李圣金摇头：“恐怕晚了！”

任达强傻了：“那……怎么办？”

李圣金显得异常冷静，沉吟了片刻：“你通知所有弟兄，马上控制住码头和附近所有街道，周围两公里范围内，只要是二十岁以上的男人全部抓起来！这么短的时间没有人能跑得出这个范围！”

“卑职明白！”任达强快步离开。

码头上，老海还在和那名客人扭打着。突然，四五名便衣拎着枪冲上码头，

向老海围了上去。老海看到便衣冲了过来，一把推开那名客人，转身就跑。

客人：“瓜娃子，你给我站住！”

客人追了上去，几名拎着枪的便衣超过客人，快步追上了老海。一名便衣喊道：“站住，再不站住开枪了！”

前面一片空场，老海只得站住了。一名便衣扬了扬手枪：“转过身来！”

老海静了一静，缓缓转过身来，就在老海刚刚转过身来的一刹那，他掏出手枪，“砰砰”两枪，两名便衣应声倒地。老海转身就跑。便衣们都愣住了，片刻，有人喊道：“快追！”

众人追了上去，枪声响起来。

老海肩膀中弹，一个踉跄，快步跑过了街角。

后面码头上，那名原本和老海吵架的客人看到眼前发生的情景，双腿打战，目瞪口呆。

不远处的街头，刘明义快步向前走着，突然，前方警报声猛然响起，大批警察、便衣和特务冲了出来，围堵住各个路口。

人群惊恐万状，有人四散奔逃。

这时，一辆卡车冲过来，堵住了路，卡车上的特务举起卡宾枪，对天打了一梭子，另外一个特务拿着大喇叭在喊：“所有人都给我听着，全部原地趴下，违者格杀勿论！”

街上的人乱哄哄地趴下了，刘明义眉头一皱，袖口微微一抖，一个圆形的玻璃瓶坠入手中。刘明义跟着混乱的人群闪到一边，故意一个趔趄，将手中的玻璃瓶弹入一个树洞之中。

特务们走了过来，逐个检查行人，抓起了一个男人，正是辣椒：“证件！”

辣椒拿出证件，特务看了一眼，一挥手：“带走！”

辣椒被抓走的时候，奋力回过头来看看后面的刘明义。

检查到刘明义了，特务把刘明义抓起来：“证件！”

刘明义掏出证件递给特务，特务看了看，一挥手：“带走！”

刘明义也被押上了囚车。

朝天门码头上已经完全乱了，警报声大作，王老板在人群中奋力向前挤去，神色焦急。突然，一只手“刷”的从巷子中伸出，将王老板拽了进去。

王老板看到是A，松了口气，焦急地说道：“小猫同志被捕了！”

A：“是敌人的大清洗，快走！”

A拉着王老板，快步离开。

码头附近的胡同里，特务们还在追捕老海，老海捂着肩膀，边跑边开枪。特务在后面喊叫道：“快，抓住他，要活的！”

老海转过一条胡同，里面是个死胡同，老海回过身来，特务们围了上来。老海用枪指住了特务们，特务慢慢上前：“放下枪！”

老海轻蔑地一笑，回过枪来，一下子顶在了自己的太阳穴上。老海望着眼前

的敌人，低声喊道：“中国共产党万岁！”

老海扣动了扳机，特务们瞪大了眼睛，全都惊呆了。

5

3月2日，17时15分。

黄昏的重庆市街道上，数辆警车、囚车鸣着警笛飞驰而过，路上行人纷纷闪避。整座重庆市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的情景中。

囚车上挤满了犯人，辣椒看了看不远处的刘明义，刘明义显然并不认识他。也不知过了多久，囚车呼啸着开进了位于襄阳路的重庆市特别调查处大门。押车的特务下了车，高声喊叫着：“全部下车！全部下车！”

车上的犯人都被推了下来，刘明义拎着箱子，也随着人群下了车。

刘明义定睛望去，院子里还有百十号人，都双手抱头，横七竖八地蹲在地上，四周的岗楼上，有机枪对着他们。刘明义等人被推进了犯人队伍。

广场一角，早已换上一身美式军装的特调处处长李圣金站在那里，任达强走上前来：“李处长，那个烟贩子没有抓到……自杀了！”

李圣金冷笑，没有回答。

任达强恨恨地：“这帮共匪！”

这时，一名特务上前：“报告李处长、任队长，所有犯人全部押到！”

任达强点了点头：“老规矩，先过一遍筛子！”

特务立正敬礼：“是，卑职明白！”

广场上，数名特务拿着名册开始盘问犯人，给犯人们分类。刘明义蹲在人群中，看着眼前的情景。不大会工夫，犯人全部分类完毕。

一名特务高声喊道：“所有人听好了！第一队，渣滓洞；第二队，白公馆；第三队，第二监狱；第四队，白山馆。立刻全部带走！”

“是！”

特务们立刻启动，将犯人们分别带上囚车。被带走的犯人们哭爹喊娘地叫着：

“长官饶命啊，长官饶命啊！”

“我不是共匪，不是共匪啊！”

“你们不能乱抓人，我要控告你们！”

“……”

广场上只剩下刘明义等十几个犯人没有被带走。

李圣金和任达强冷冷地看着眼前的情景。那名特务合上花名册，走到李圣金面前：“李处长，所有被抓人员已全部甄别完毕，剩下的这些人应该基本没有什么嫌疑，怎么处理？”

李圣金看了看刘明义等人，挥了挥手。

那名特务立正：“是，卑职明白！”随即招呼手下，喊道：“把他们都放了吧！”

特务们：“是！”

刘明义等人听到了这句话，都不约而同松了口气。众人无不连声感谢，刘明义也跟着一起感谢。

特务：“别废话了，都给我起来，快走！”

众人都站起身来，排着队开始往外走，刘明义看了看不远处的大门，暗暗松了一口气。

众人一个一个从李圣金、任达强面前走过，李圣金眯起眼睛观察着众人。已经有半数人走出了大门，突然，李圣金喊了一声：“等一下！”

刘明义猛然间一凛，大伙儿都回过头来，站住了脚步。

李圣金扬了扬头，指了指刘明义。任达强立刻明白，抬手指向刘明义：“你，过来！”

刘明义看了看左右的人，伸手指了指自己，目视询问。

任达强：“就是你，过来！”

刘明义拎着箱子，战战兢兢地走到任达强面前。

李圣金冷冷地注视着刘明义，问道：“姓名？”

刘明义：“小的，刘……刘明义！”

李圣金：“职业？”

刘明义：“小人是……是教书的！”

李圣金：“不是本地人？”

刘明义：“啊，小的是山东人。”

李圣金：“也是坐‘黄埔号’江轮到重庆的？”

刘明义一愣，答道：“啊，是，下午刚到的！”

李圣金上下打量了刘明义一番，点了点头，对一旁的特务道：“送到白山馆！”身边特务一愣，但还是立正：“是！”

刘明义呆住了，大声喊道：“长官，长官，您抓错人了！饶命啊，饶命啊长官！”

特务：“废什么话，跟我走！”

特务拉起刘明义，将刘明义扔上了囚车，刘明义一脸惊恐。

任达强：“李处长，这个人……”

李圣金冷冷地答道：“所有从‘黄埔号’江轮下来的人，都有嫌疑！”

任达强：“卑职明白了！”

李圣金一笑：“好了，我们走！”

远处，关押着刘明义的囚车驶出特调处大院。

3月2日，22时50分，重庆地下党一号联络站。

黑暗中只有一根蜡烛点亮着，这是间堆满了杂物的地下室。一张圆桌放在屋中，杂乱地堆了一些文件。蜡烛就放在圆桌正中，光从下方照上来，照得每个人的脸都显得异常诡异。屋内有六七个人，分别是王老板、老胡、老陈与另外几名同志，A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角落的阴影里。

老陈的声音沉重而低沉：“根据可靠情报，这是敌人一次有预谋的大清洗，我们的组织损失惨重，最重要的是，小猫同志落到了敌人手里！”

老赵：“这次大清洗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老陈：“根据得到的情报分析，此次大清洗并不是我们一直的老对手重庆市特调处所为，而是敌人一个十分神秘的组织。”

老赵：“什么组织？”

老陈：“青盲！”

众人都是一愣。

老陈：“同志们，有关这个青盲的神秘组织我们了解并不多，不过现在看来，他们的手段极为高明，很可能已经在我们内部大量渗透，所以，我们应该尽快和其他分散的同志联系上，把损失减到最小，同时，想法查出内部被敌人渗透的情况……”

老胡伸手打断老陈：“青盲的问题我们暂时不做讨论，现在最重要的，是营救小猫同志！老陈，小猫的身份暴露了吗？”

老陈摇头：“暂时还没有！从现在掌握的情况判断，小猫同志应该是被敌人误抓的！”

老胡点了点头，喃喃道：“那就好，只要小猫同志还没暴露，就有办法！”老胡思索了片刻，抬起头来：“同志们，时间非常紧迫，我长话短说，下面我分派一下具体任务。首先我们必须确认的是，小猫同志的具体关押地点。老陈，这件事情由你负责！”

老陈：“好！没问题！”

老胡点了点头：“另外，老赵，你马上去宪兵队，利用你的关系，想办法打探一下……”

老胡刚说到这里，突然，门口传来一长两短三声敲门声。老胡停住了话，只见房门打开，王老板的手下赵磊推门走进房间。

赵磊径直走到王老板的身前，向王老板低声耳语了几句。王老板神色一变：“什么？确定吗？”

赵磊十分肯定地点点头，王老板明显是愣住了。众人都看着王老板，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老胡：“王老板，怎么了？”

王老板没有回答，良久，才缓缓站起身来，沉声道：“小猫同志刚刚被转送到白山馆！”

“什么？白山馆？”

“怎么会被关到白山馆？”

“这是怎么回事儿？”

所有人全都愣住了，大伙儿目瞪口呆、面面相觑。

7

3月2日，22时55分，重庆特别监狱，白山馆。

岗楼上架着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指着下面的广场，探照灯将整个广场照得雪亮。广场上停着数辆囚车，几十名持枪警卫将卡车围住，六七条大狼狗被看守的铁链子拉着，上蹿下跳，“嗷嗷”地叫着。

犯人们被赶下囚车，刘明义也跟在人群中。

看守门喊着：“都老实点儿！双手抱头，排好队！跟我走！”

犯人们排好队，跟着看守往前走。人群中，一名犯人的动作稍慢了一点，被后面的看守一枪托砸在后背上，犯人一个翘起，赶忙爬起来继续往前走。

犯人们在众看守的带领下，慢慢朝前方一座建筑走去。

随着一声“吱呀呀”的响动，前方建筑的黑色铁门缓缓打开，看守们带着众犯人缓缓走进大楼。漆黑的楼道内不时地传来一阵阵凄惨的撕心裂肺的叫声，犯人们都不由自主地站住了脚步，向楼道深处望去，脸上的肌肉随着传来的喊叫声和击打声不由自主地抽动着，所有人都是恐惧至极。

这时，白山馆特勤科科长徐行良和手下黄茂才几人走了过来，犯人们整整齐齐地站在大厅中。

黄茂才递过来名单：“徐科长，这是名单！”

徐行良接过来，抬起头来扫视了一遍众人，然后翻了翻名单，将名单合上，冷冷地说道：“老规矩，先过一轮大刑！”

黄茂才：“是！”

黄茂才：“把他们拖走！”

众看守：“是！”

众看守将犯人们拖走，犯人们哭爹喊娘。

8

3月2日，23时05分，重庆地下党一号联络站。

一张巨大的地图摊在了桌子上，桌旁围的是王老板、老胡、老陈等几人，众

人神色凝重。A 依旧静静地坐在屋角的阴影里。

老胡：“同志们，我来介绍一下！有关白山馆的情况我们了解得并不多，根据仅有的材料看，这座监狱应该是位于重庆市郊四十公里外的崇山峻岭之中的一座绝壁上，三面悬崖、一面缓坡，四周围更是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这么多年来，相信我们很多失踪和被捕的同志都是被关到那里去了，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准确的消息。”

老陈：“就这些？”

老胡点头：“对！这就是我们掌握的有关白山馆的全部材料！”

众人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

老胡：“同志们，小猫同志的重要性我想大家都已经清楚了。根据总部传来的最新电文已经确认，我们送去的样本是敌人正在秘密研制的一种杀伤力极大的毒气武器，‘山鹰’和另外三名同志都是死于这种毒气。根据可靠情报，敌人会在近期将这种武器投放到国共交战的战场。大家应该明白，这种武器一旦投入到战场，将会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小猫同志曾经在苏联受训多年，是我党在这一领域的权威专家，无人可以替代。只有小猫同志可以帮助我们渡过这一次难关，所以，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将小猫同志从白山馆营救出来！”

众人郑重点头。

老陈：“老胡，你说吧，我们该怎么办？”

老胡环视众人：“同志们，鉴于目前白山馆的情况，而且时间紧迫，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进行接近和渗透，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用最原始的方法！”

老陈：“什么方法？”

老胡一字一句地说道：“武装劫狱！”

老陈：“什么，武装劫狱？”

老胡：“对！武装劫狱！”

众人听了老胡的话，全部愣住了。

房间内，良久的沉默，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心事重重。

王老板站起身来：“我说几句吧！”

众人抬起头来。

王老板缓缓站起身来：“同志们，我们都很清楚，武装劫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是最后的办法！但同时，这也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为此，我们可能要付出很多同志的生命，但是，以小猫同志的重要性，即便只有一成胜算，我们也必须做百倍的努力！大伙儿都明白吗？”

老陈：“王老板，你不用说了，只要能把小猫同志救出来，再大的牺牲都值得！”

众人全都点头：“对！老陈说得对！”

王老板欣慰地点头：“好！那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下了！老陈，你马上去联络浮云线、仰山线的的同志，负责前期准备和地点接应！”

老陈：“是！”

王老板：“老胡，你负责联络外援！”

老胡：“好，我今晚就动身，去联络川南支队，他们有几十条枪，还有两门迫击炮，我想火力应该不成问题！”

王老板：“除了川南支队，还要想办法联络到江北支队、华蓥山游击队，叫他们全都过来，另外，你叫虎子立刻到江汉镇的刘记杂货铺找钱老板，他那里有五十公斤炸药，他的两个徒弟全部都是爆破专家，都带上，对了，还有老赵，你再去一趟骑年山的李家村，找到猎户老李，他的两个儿子都是百步穿杨的神枪手，都叫过来！”

看到王老板郑重的样子，老陈、老胡、老李没说什么，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王老板思索片刻，回过身来：“另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海峰同志，你需要在三天之内查到白山馆的确切地点，同时，最好能够拿到白山馆的地图。”

众人都看着 A。

张海峰沉默了片刻，摇了摇头，冷冷地说道：“对不起！”

大伙儿都愣了。

王老板：“你……”

张海峰：“对不起王老板，我不同意这次行动！”

王老板：“不同意？好，请说出你的理由！”

张海峰：“白山馆位置隐秘、防守森严，武装营救不可能成功！”

王老板：“你有别的办法？”

张海峰：“没有！”

老胡有点忍不住了：“你没有办法，又不同意我们的办法？”

王老板打断老胡的话：“好，海峰同志，你可以保留你的意见，这个任务我可以派其他同志去完成。”

张海峰：“好！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先走了！”

王老板看着 A，A 已经站起身，离开房间。所有人都愣住了。

张海峰走到门口，拉住门柄，突然停下了，回过头来：“对了王老板，我手上的工作从今天开始，你找别的同志接替一下，我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去做！”张海峰说完话，开门走出了房间。

房间里一片沉默，半晌，也没有人说话。

老陈显然是个直性子，骂道：“太没有组织性纪律性了！简直是公然抗命，啥球玩意儿！”

老胡：“老陈，别骂人，大家毕竟都是同志。”

老赵也显然不满：“确实太过分了，这个节骨眼儿正是大伙儿同仇敌忾的时候，可你们看看……说撂挑子就撂挑子，独立级特工，有什么了不起的？”

王老板打断大家的话：“好了，同志们，不要随便议论自己的同志，他是什么人我最了解！来吧，我们详细商议一下武装劫狱的计划！”

A从房间出来，停住脚步，回头看了看后面的建筑，一时间显得心事重重。良久，A似乎下定决心，转身大步离去。

3月3日，清晨，6时15分，重庆地下党一号联络站。

一夜的会议已近尾声。王老板揉了揉发木的双眼，抬起头来，看了看窗子，透过窗子可以看到，天已经渐渐亮了。

王老板吹熄了蜡烛：“好了同志们，所有行动方案，大伙儿都清楚了吗？”

众人：“清楚！”

王老板掏出怀表看了看：“现在是3月3日早上7点，距离最后行动时间还有六十三个小时，大伙儿分头准备吧！”

众人：“是！”

与此同时，白山馆审讯楼地下牢房，只听“当”的一声巨响，牢门打开了，刘明义被特务扔进了牢房，刘明义趴在地上，他显然刚受过刑讯。缓了好久，这才慢慢爬起来，抬头望去，牢房内横七竖八躺着十几个犯人，有人在呻吟着。

刘明义扶着墙根儿坐好，突然，屁股底下似乎有什么东西，刘明义伸手摸出来，是一块小石子。刘明义拿起来看了看，抬起头望了望铁窗外面的天空，不一会儿，刘明义抬起沾着鲜血的手，他艰难地在墙壁上画了一横——这是1947年3月3日，代号为“小猫”的刘明义进入白山馆的第1天！

9

三天后，3月6日。夜，19时30分，重庆地下党一号情报站。

屋子内有十来个人，有的在闭目养神，有的在擦枪、准备武器。王老板和老胡、老陈、老赵等几个同志围在桌子前。桌子上面铺着一张巨大的手绘地图。

王老板：“同志们，今天晚上的行动可能是九死一生，所有的同志都要抱着必死的准备，大伙儿明白吗？”

众人：“明白！”

王老板：“好！现在听我的命令，老陈，你带领江北支队的同志们务必于21点45分前到达3号地点，记住，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一定要坚持到23点，为营救部队争取时间！”

老陈：“明白！”

王老板：“今晚21点50分整，主攻部队将准时到达2号地区，22时整，攻击将准时开始，我们将从西面和东面同时发起攻击，老胡，你带领狙击手、机枪手、迫击炮手负责火力掩护！”

老赵：“是！”

王老板：“一旦突击队到达白山馆围墙，老赵，你马上带爆破专家用最快速